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 学

⑭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⑭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卷 第四号

向新阶段迈进	波	五
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	横	六
悲观与乐观	横	八
论奴隶文学	横	九
再论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学	角	一〇
电影发明四十周年	惕	一二
插图两幅	张慧 马达作	一三
伍特好斯论英美的幽默作家		一五
蜜味的夜	张天翼	一六
白朗宁夫妇的情书		二九
白痴底悲哀	郭莽西	三〇
七十老人罗曼·罗兰	仲持	三一
萧洛珂夫的《开发了处女地》		三八
却鼠刀	剑君	三九
莎士比亚的技巧		四二

—— 下雨面面观	晓岑	四三
影响旧俄文学的英美作家		四七
余波	姚慕	四八
爱尔兰文坛的新动向		五四
狼狈		
—— 一九三五年秋间故乡纪实	盛焕明	五五
插图两幅	温涛 张在民作	六五
故乡	S.M.	六八
英国作家的生计		七四
酒徒		
—— 里门拾记之一	芦焚	七五
典型与个性	周扬	七九
某校纪事	艾芜	八三
英国去年出版的文学书		一二
赛金花	夏衍	一三
诗人与健谈家		一五〇
俄国两个文学家的诞生纪念(纪念)	宜闲	一五一
著作界的生意经	宜闲	一五三
挪威小说家鲍以尔的新著	天虹	一五四
狄更斯的《匹克维克遗稿》百年纪念	天虹	一五五
三月份收到赠书杂志志谢		一五六

第六卷 第五号

需要一个中心点 波	一六一
关于『出题目』 明	一六二
『不要你哄』 波	一六四
一个小小的提议 横	一六五
德莱塞赞美《肉体之道》	一六六
插图两幅 马达 庄雷作	一六七
没有祖国的孩子 舒群	一六九
大英博物院的藏书	一八一
二月的雪 陈琳	一八二
意大利文坛近讯	一八三
县	
——文人的国难曲之一 齐同	一八四
关于吉卜林	二〇四
破题儿的失望	
——为一个可爱的孩子作 臧克家	二〇五
失业者之歌 王统照	二〇七
插图两幅 罗清桢 陈烟桥作	二一一
盐 蹇先艾	二一四
一部描写南洋猪仔生活的小说	二二三
托马斯曼论日耳曼文学 仲持	二二三
秋花 靳以	二三七

新编的格雷书简集 二九三

六十种曲叙录 徐调孚 二九四

南美文坛的新趋势 三一〇

大洛司尼的八旬诞辰 宗融 三一—

一个世纪儿的自白出版的百年纪念 宗融 三一二

苏联著作家权利的保障 宜闲 三一四

俄罗斯的花木兰 宜闲 三一四

英国文学年代纪出版 宜闲 三一五

最完备的《托尔斯泰全集》 天虹 三一六

本刊四月份收到赠阅杂志志谢 三一八

第六卷 第六号

三周年 云 三二三

进一解 惕 三二四

再多些·再多方面些 惕 三二五

有原则的论争是需要的 横 三二六

插图两幅 (苏联)克拉布钦科作 三二七

车中一瞥 茅盾 三三〇

宝祥哥的胜利 梅陵 三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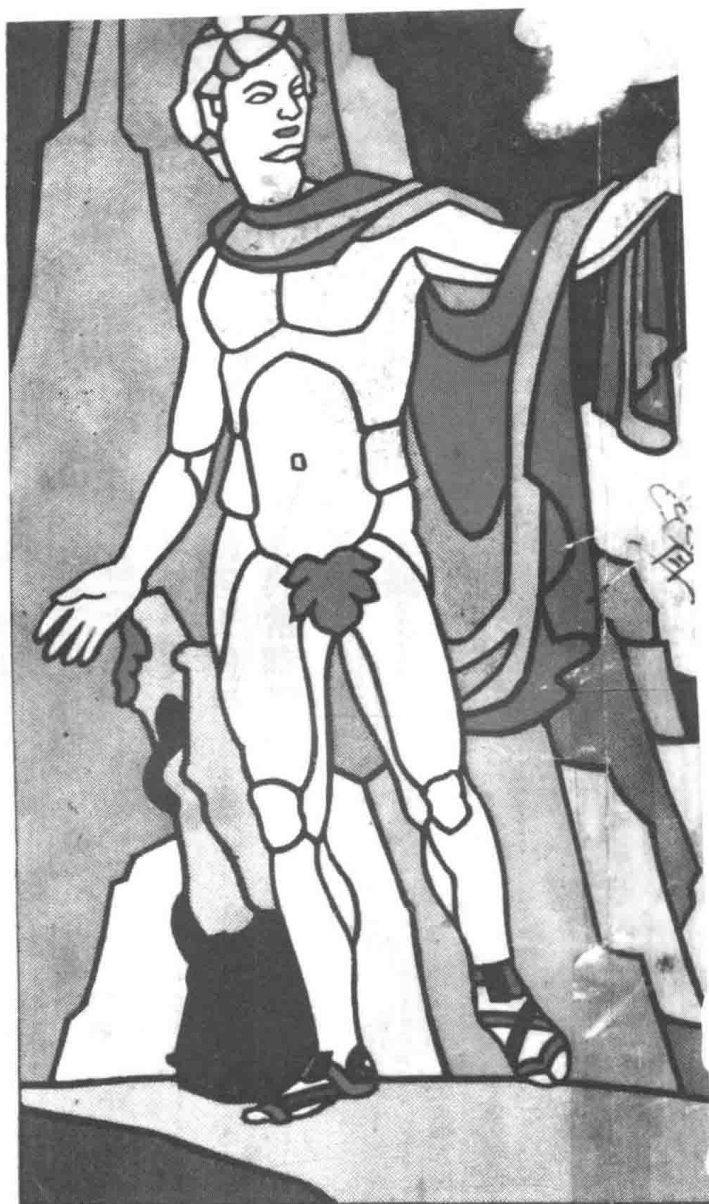
济慈的情书 三四二

芭蕉谷 艾芜 三四三

鬼门关		三六一
——献祭给五十二位孤魂	白尘	三六一
辛克莱的上帝观		三八五
插图两幅	江烽 胡其藻作	三八六
放田水	许杰	三八八
卢那却尔斯基的剧本		四〇一
《饮马长城窟》	立波	四〇二
中人	鲁彦	四〇三
爱尔兰文坛近讯		四一三
指日高升	潘水	四一四
关于《匹克维克遗稿》出版百周年纪念(纪念)		四一九
倦谈集	芦焚	四二〇
莫斯科的民众艺术剧场		四二八
崩决	欧阳山	四二九
拉马尔丁的若瑟兰出版百年纪念	宗融	四八〇
高适依的 Le Cid 上演的三百年纪念	宗融	四八二
乌克兰大诗人雪夫青郭逝世纪念	「工」	四八三
关于夏伯阳的作者富曼诺夫	「工」	四八六
五月份收到赠书杂志志谢		四八七

文學

第 六 卷
第 四 號
四 月
號



上海生活書店經售

文學

第六卷 · 第四號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壇 論

向新階段邁進……………(四四九)

中國文藝的前途是衰亡麼……………(四五〇)

悲觀與樂觀……………(四五二)

論奴隸文學……………(四五三)

再論所謂非常時期的文學……………(四五四)

電影發明四十週年……………(四五六)

▲伍特好斯論英美的幽默作家……………(四五七)

國防的一幕(木刻)……………張 慧(四五八)

大流血的前奏曲(木刻)……………馬 達(四五九)

蜜味的夜……………張天翼(四六〇)

▲白朗雷夫婦的情書……………(四七一)

白癡的悲哀(詩)……………郭莽西(四七二)

七十老人羅曼羅蘭……………仲 持(四七三)

▲蕭洛珂夫的「開發了的處女地」……………(四八〇)

卻鼠刀……………劍 君(四八一)

▲莎士比亞的技巧……………(四八四)

隨時隨地的話之一……………曉 岑(四八五)



世界女壇展望

餘波

▲影響舊俄文學的英美作家

姚慕

(四八九)

狼狽

▲愛爾蘭文壇的新動向

盛煥明

(四九六)

他們在商量活路(木刻)

張在民

(五〇六後)

故鄉風景(木刻)

溫濤

(五〇七前)

故鄉

▲英國作家的生計

S. M.

(五〇八)

酒徒

蘆焚

(五一五)

典型與個性

周揚

(五一九)

某校紀事(中篇)

艾蕪

(五二三)

▲英國去年出版的文學書

賽金花(劇本)

夏衍

(五五三)

▲詩人與健談家

俄國兩個文學家的誕生紀念

宜閑

(五一)

著作家的生意經

宜閑

(五九三)

挪威小說家鮑以爾的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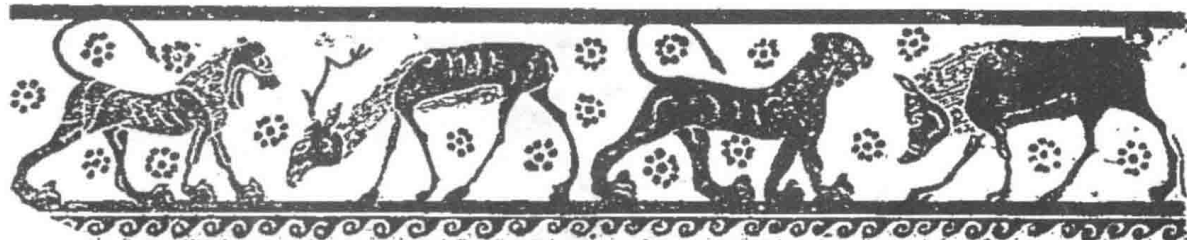
天虹

(五九四)

狄更斯的「匹克維克遺稿」的百年紀念

天虹

(五九五)



文壇學論



向新階段邁進

一個民族的前進活躍的藝術必然是此一民族全心靈所要求所爭取的偉大目標以及在此爭取期間種種英勇鬥爭的反映。一個前進的藝術家在民族的英勇鬥爭中親身體驗了鬥爭的生活，他的喜悅，他的悲憤，他的鬥爭時的快感，他的對於最後勝利的確信，是他個人的，然而亦就是全民族的，他由心靈的激動而來的「呼喊」一定是代表了時代精神的藝術。

從「五四」以來，中國民族的解放鬥爭沒有一天停歇過；從「九一八」以來，中國民族的解放鬥爭更達到了非自由即滅亡的嚴重階段。我們的新文學史上最大的章目只是一個民族的自由，民族的解放。二十年來，在這偉大的章目下，有許多作家寫了不少的作品，然而顯然還沒有儘量寫得多，寫得好！為什麼？是因為尚未產生「天才」？不是的！「五四」確是一個且全國的偉大運動，然而在此運動中，「反封建」的呼聲掩蓋了「反帝」的呼聲，而且廣大的民衆沒有動員起來，所以「五四」時代最好的文藝作品主要是反封建的。深入民衆的反帝運動，從「五卅」起，「九一八」以後，到了血淋淋肉搏的階段。「九一八」固然無抵抗地過去了，然而東北人民自救的武力抗爭到現在而聲威更大了，

然而「一二八」曾經試驗了強敵的武力並不能在一星期內亡了中國，（像有些人所說。）去年十二月間全國各處熱烈悲壯的救國運動是四五年來鬱結下的民族精神之不可遏止的爆發。這英勇的鬥爭的大旗寫着全國各階層民衆的當前的簡單信條：武力反抗強敵的侵略！

這是全民族全心靈所擁抱的偉大的目標！

在此一時期，全民族的前進藝術家所創造者，亦只有以此偉大目標為中心的壯烈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形象。

中國文藝的前途將隨民族解放運動的展開而展開，我們正走上一個新階段了！

我們的作家的任務是簡單明了的：表現民族解放鬥爭的英勇壯烈的行動，推動民族解放鬥爭的進行。然而我們的作家的工作很複雜而繁重。對於這一點，現在已經有了許多很好的提示，可是還可以加一點補充。

第一，投降的理論和失敗的心理應當加以不容情的抨擊。投降理論和失敗心理是一對孿生子；從中國太弱，武器不如，工業不振，廿四小時內可以亡上海，一星期內可以亡全中國，等等似是而非的議論，乃至等待日美日蘇戰爭的爆發而企圖坐收漁人之利，寇急如火而侈言十年生聚教訓，等等僥倖苟安的心理——這一串的阿Q式的哲學都是只能引誘全國民衆去做亡國奴，去做順

民。必須擊破這種種，然後民族的自救的意志始能堅決一致。這是關於作品的內容一方面的事。

第二，關於作品的形式方面，要激烈，要刺毒。藝術品的創造不是「拍照」，藝術應有「誇張」的權利。誇張地描寫「善」，也誇張地刻畫「惡」。特別是「善」與「惡」的勢力肉搏時期的民族藝術應有「誇張」的必要。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作家可以閉門冥想而「誇張」。這只是說，從實生活裏體驗得的沒取得的「典型」，可以「誇張」牠一下。只有這樣的「誇張」才能不傷害「真實」。這是斯惠夫忒的技巧，果戈理的技巧，這也是巴爾札克的技巧。

要大胆的粗線條的筆觸，要衝鋒號似的激越的音調，要暴風雨般的氣勢！這也只有作為實際鬥爭的一員的藝術家才能不期然而然的得心應手！

（波）

中國文藝的前途是衰亡麼

徐懋庸先生對於「中國文藝之前途」發表了意見，以為中國的前途無論是滅亡，是抗戰，是現狀似的下去，中國的文藝都不免於衰亡。尤其是倘若發生了廣大而持久的抗戰的時候，文人們也許要去捐槍，物質條件也要壞得多，文藝作品的創造和印行

都要受很大的限制，產量就更少」（以上引號內的話是徐先生發表了「中國文藝之前途」一文後爲答辯人家說的「壞話」，而自述其第一文之大意；徐先生的第一文相當的長，茲爲簡便起見，故引用他自己作的節要。）

人家怎樣就徐先生的第一文而說他的「壞話」，怎樣以爲他的意見只是一種「杞憂」，而且是「爲着生活而杞憂」，我們這裏都一概不管；我們單就徐先生「中國文藝之前途」所論各點而觀，也覺得徐先生的論斷頗有商討之餘地。

首先，我們來考察徐先生所認爲「中國的文藝不免於衰亡」的「尤其」的場合。徐先生所謂「尤其」的場合就是全中國發生了廣大而持久的抗戰。他說：「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大眾倘竟起來抵抗了，那就會有廣大而持久的戰爭，需要鉅量的實踐的鬥士。文藝工作者雖然還可以捏着筆作『歌手』，但『歌手』是不不要多的，多數的人得放下筆，去捐槍。加以戰時物質條件的缺乏，未必有大量的紙張和油墨，讓文士們浪費，就是對於文藝書物的購買量，也要跌得極低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文藝也是一定要衰落的。」（見他的第一文）

這是徐先生在把蘇俄革命直後的「內戰」時代的文藝處境來預測中國文藝之前途了。這話也許有一部分是對的，——這所謂「對」只限於他所說的「多數的人得放下筆，去捐槍」，以

及「戰時物質條件的缺乏」等等估計，然而他對於中國文藝因此一定要「衰落」或「衰亡」的估計，則有錯誤，或至少有語病。

就拿蘇俄內戰時代的情形來說罷。蘇俄內戰時代，純文藝的出版量固然少到幾乎可以說沒有，（不過同時非純文藝的出版物却多得很多）但這並不是那時的蘇俄沒有文藝活動。當時革命的詩人如馬亞考夫斯基固不必說，即次於馬亞考夫斯基的新詩人也頗活躍；他們的新作無從得新紙印出來，那就利用舊紙的背面，連舊紙都不可得時，那就在街頭羣衆前朗誦。其次，「十月革命」直後三四年間，舊俄時代的作家固然大多數「擱筆」或逃到巴黎去寫他們的反革命文學了，然而從革命軍中，從革命工農羣衆中，大批的新作家却在產生，而且很快的產生，而且立即開出了燦爛的「十月革命」之花。然則蘇俄內戰時代文藝作品產生量之較少，一方面又正是舊的死去，新的長成，這一過渡時期的必然的「間歇」狀態，而「間歇」決不是「衰落」！把蘇俄內戰時代認爲「文藝衰落」的，正是一九三〇年以前歐美一般專想說蘇俄「壞話」的人們的妄言罷了！

再說到中國將來可能的現象，我們不知道徐先生對於「中國大眾倘竟起來抵抗了」的觀察的結果怎樣，在我們——而且也就是中國大眾的確信，「起來抵抗」的結果將是民族的解放！

民族解放戰爭的成功，必然是民族的新文藝的發皇飛躍！也許「抗戰」時期因為「物質條件的缺乏」，文藝出版物之數量會比現在少得多，然而這決不是「衰落」或「衰亡」，而現在文藝出版物之總數內其能不愧稱為「人的」文藝（徐先生語）之數量究竟佔全額百分之幾呢？如果在將來全國抗戰時期內文藝出版物數量縮小而只存今日所有的「人的」文藝之類，那雖然在「量」上是衰落，而在「質」上徐先生能不說是進步麼？

民族革命鬥爭的偉大赤熱的精神，將發在鬥爭中的民族的每一人的心靈，而這心靈將唱大時代的史詩。這是世界革命先進國的已然例子，中國也不會是例外的。如果中國大眾抵抗侵略而發生廣大而持久的戰爭，我們相信中國文藝只有前進，——展開全新的一頁前進！

「藝術本質的地是攻擊這或擁護那的」(Art is essential, by a war for or against) (塞爾基語) 在民族革命的持久鬥爭中而藝術會衰落，沒有這一回事罷？

(橫)

悲觀與樂觀

徐先生之論「中國文藝的前途」，似乎又有這樣的意思：因為無論是滅亡，是抗戰，是現狀似的前去，中國的文藝都不免於衰

亡，因而為了即使衰亡也得衰亡的光榮些，他擁護了「國防文藝」。

他說：「國防文藝」運動的任務應該是：第一，全國覺悟民衆的抗敵情緒和行動的反映；第二，全國未覺悟民衆的喚醒和推動；第三，全國反動勢力的暴露和摧毀。

他進一步又說：「爲要完成上述的任務，國防文藝運動必須具有如下的幾種特質：第一，實踐的而非空談的；第二，大眾化的而非學院派的；第三，集體的而非個人的。」

善哉，國防文藝！除了「奴才」和「順民」，誰也擁護國防文藝！然而徐先生把「國防文藝」的擁護提出在「中國文藝必亡論」以後，而且有「文藝的衰亡本不足惜，如果是因爲作者都將力量輸給實際的救國行動的話」——之結語，這就令人不解了。並不是不解徐先生擁護「國防文藝」的熱忱，而是不解他爲什麼一面說非有「國防文藝」不可，一面却又斷定中國文藝前途無論如何要衰亡。難道國防文藝不是文藝麼？難道「國防文藝」而能完成牠的一二三的任務時尚不足稱爲發展長大，而尚不免於「衰亡」麼？

難道徐先生以爲「國防文藝」者只是在「廣大的持久的抗戰」發生以前盡鼓動之力，而一到抗戰時期就毋須再「推動」民衆的抗敵情緒麼？

也許徐先生並沒有這樣的見解，然而從徐先生的「中國文藝之前途」一文中無論如何會引出這樣的「理解」來。這又何其跟「一二八」戰役時有人說過的「文人無用論」後先相映？我們指出這一點來，並不是「爲了枝節的問題」而跟徐先生作無聊爭論，或是存心挑眼兒。不是的，爲了「國防文藝」之發展，我們以爲應當指出：如果一位作家心裏有了「文學無用論」之類的黑影，則他的「國防文藝作品」也不會做得好。正猶如唯有堅信抗敵必得民族的最後解放的「歌手」，這才他的歌聲能激昂慷慨雄壯熱烈而能推動民衆的抗敵情緒，同時他也必須深信他的發自赤忱的作品真正有力，量失敗的心理，悲觀的情緒，在「國防文藝」中是絕對的災害！

因此，在「國防文藝」的任務和爲要完成此任務而必須具有的種種特質（如徐先生所舉者）以外，我們必須要求每一作者對於中國現情有正確的認識，對於民衆的自衛戰的力量有堅決的信仰，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有偉大的樂觀，即以「文藝前途」問題這小範圍而言，一個作家當投下筆擲起槍的當兒，倘使悲哀地感到「中國文藝」從此會衰亡了，那麼他的槍也未必捏得穩，放射得準罷？因爲凡是屬於民族精神，奮發的產物（前進的文藝作品也是）在個人情緒上有不可分離的牽系，悲觀於甲而能樂觀於乙的，在理論上事實上是沒有的啊！

論奴隸文學

徐懋庸先生之論「中國文藝的前途」，曾經有過「整個中華民族倘竟無抵抗地被帝國主義所滅亡」一個假說，實在這假說是用不到的，因爲我們就最近兩個月來民衆救國運動的事實，可以斷定這樣的假說壓根兒是用不到的。那麼，我們要看徐先生所估計的中國文藝之前途有沒有錯誤？

關於這一點，我們請先考察徐先生的所謂「雖然也許會有奴隸文藝的產生」這一句話。徐先生所謂「奴隸文藝」大概是「順民文藝」的意思。若然，則我們要代徐先生改正他的用語，——「順民文藝」或「奴才文藝」，都似乎比「奴隸文藝」意義確當些，因爲世界上確有「奴隸文藝」，而「奴隸文藝」不就是「順民文藝」或「奴才文藝」！

什麼是「順民文藝」或「奴才文藝」？想來不用舉例，請讀者諸君翻翻我們民族「寶貴」的「文藝遺產」裏頭就多得很了。「奴才文藝」與「順民文藝」其間也有小小的距離。大抵歌功頌德者是正牌的「奴才文藝」，而「消極的」不敢道及主子所忌諱者，是「順民文藝」。現在我們中華民族雖然尚未整個被帝國主義所滅，然而請看青天白日之下何嘗沒有「奴才文藝」與

「順民文藝」徐先生以爲整個民族被滅亡以後「也許會有奴隸文藝（奴才文藝，順民文藝）的產生」未免說得太客氣了！

其次，什麼是「奴隸文藝」？我們以爲我們歷史上的揚州十日記之類就是「奴隸文藝」！歐洲中世紀的民間文學，讚美草澤義士的如魯賓漢（Robinhood），刻畫封建諸侯及教士們之醜態的如列那狐——這些也是「奴隸文藝」！這些文藝作品的創造者，是不折不扣的「奴隸」！然而他們沒有一顆「奴才」的心！他們也不肯安分做「順民」！他們在現實中找出他們所愛的「叛逆者」來，加以誇張的讚美歌頌；他們也在現實中找出他們所憎恨的「敵人」，「奴才」，乃至「順民」——這一類的典型，加以誇張的嘲諷，刻毒的咒詛！

這種「奴隸文學」往往進一步就是革命的鬥爭的文藝。我們有一句文言成語——「人心未死」，就是「奴隸文藝」的說明。如果中華民族而整個被滅亡，我們相信這樣的「奴隸文學」一定要產生，但是也一定要被帝國主義主子所深惡痛恨而「方百計禁止牠的產生」！

任何歷史現象都不是單綫的地或機械的地發展的。在目前只是民族存亡十分危急的關頭，我們已經有「奴才文藝」，「順民文藝」，「奴隸文藝」，乃至民族解放鬥爭的革命文藝同時並在，而且在決裂，在排斥，在滋長發展，在爭取大多數的民衆，所以即使

假設將來整個民族被滅亡的話，徐先生所估計的狀況，也決不會發生。

一個民族文學的衰落或發長，不能以出版物的表面的數目字來論定。這正如某種文化的是否在衰落也不能以出版物的數目字來論定。徐先生大概也承認一九一四到一八大戰以後資本主義文化在衰落罷，然而牠的出版物何嘗少呢？（橫）

再論所謂非常時期的文學

本刊前期發表「所謂非常時期的文學」一文，有人提出質問，現在答復如下：

第一，我們發表那篇文字的用意，並不是「對於目前有些作家提出的非常時期文學表示異議」；相反地，我們正是要替這些作家的提議做一個補充（不敢說是「糾正」）。

據徐懋庸先生自己指出，所謂「國防文學」的任務應該是：第一，全國覺悟民衆的抗敵情緒和行動的反映；第二，全國未覺悟民衆的喚醒和推動；第三，全國反動勢力的暴露和摧毀。這三種任務，其實只是一種任務，就是第二種。因為，爲什麼要反映全國覺悟民衆的抗敵情緒和行動呢？就爲要喚醒和推動全國未覺悟的民衆。爲什麼要暴露全國反動勢力呢？也就爲要喚醒和推動全國未